

成人組・散文類

首獎



蔡政洋

蔡政洋，一九八八年生，家鄉是嘉義朴子，長居花蓮。喜歡搖滾樂，嗜好是刺青，和寫作。現為中文系博士生，兼職講師。

Hardcore Dance

想起那些現場，想起「hardcore dance」，人們的衝擊碰撞……讓我躁動難耐。戴起耳機，想用錄音室專輯的聲音帶領我回到現場，卻少有幫助。我當然是喜歡那些專輯的，我愛死那些聲響了。但在專輯裡，它們只是搖滾樂的複製品，它們還完全是搖滾樂。

搖滾樂在現場。一旦投入，就魂牽夢縈的現場。

年紀還小的時候，在電視上看到一段MV，一個臺灣樂團，團員都有及腰長髮，他們看起來像是在演奏，但晃動的鏡頭和他們隨意擺動的姿態，感覺並不像演奏。電視機傳出的聲音，任何經驗都難以比附，並且一點也不悅耳。隱約可以聽出，聲響中有著熟悉的旋律和歌詞：「無敵鐵金剛，無敵鐵金剛，無·敵·鐵·金·剛……」我目瞪口呆，生在軍警家庭的小小的我，心裡不免要想著「這社會病了」，而眼前的噪音就是病徵。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竟然一直記得他們的團名：刺客。

對搖滾樂的愛，是什麼時候埋下的種子呢？雖然兒時的我並不喜歡那種刺耳的聲響……

我的父親喜歡收集CD。我從他那裡聽過伍佰大膽前衛而且充滿鄉土氣息的《樹

《孤鳥》，同時也有通俗節奏的電子音樂《舞曲大帝國》，還有那個年代測試音響必備的朱哲琴《阿姐鼓》。從臺灣藍調搖滾、電音舞曲再一躍到世界音樂，他也喜歡陳雷，江蕙，還有 Kenny G，也買了來自愛爾蘭的搖滾樂團 The Cranberries……他的音樂品味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我始終不能理解。或許就是因為這樣，埋下了我對音樂類型高接受度的種子？

念大學時，參加吉他社的女朋友 Z 帶我認識更多樂團，四分衛，脫拉庫，糯米糰，Tizzy Bac，1979，橙草，熊寶貝，自然捲，輕鬆玩，旺福，929……她帶我去現場。雖然我並不想去。她小我兩歲，壓抑而好強。現在我明白，對她而言搖滾樂是一種需要。我們並沒有走到最後。仍然，因為 Z 的緣故，我第一次親臨現場。現場是搖滾樂的祭壇，現場是搖滾樂的神殿。

但那時我還不懂搖滾樂。我不明白搖滾樂是解放。前提是你需要被解放。因此搖滾樂總是年輕。年輕的心總是感覺受到禁錮。

年輕的日子裡，我似乎沒有真的用年輕的方式活過。可能是我生活優渥，自我中心，孩子氣，強說愁，我沒有任何真正的煩憂。這一切都和 Z 不一樣。

我是如何愛上搖滾樂的呢？我該怎麼描繪，怎麼述說？我想知道。我說個故事……九〇年代紅極一時的「油漬搖滾」樂團 Nirvana 在紐約曾有過一次精采的「不插电」演出，在 YouTube 上就看得見。那一場演出中，主唱 Kurt Cobain 穿著白色 T 恤，

駝色充滿毛絮的羊毛衫，破破的淺色牛仔褲，坐在凳子上拿著木吉他，弓著腰，低著頭，像是撫摸著所愛那樣彈奏著。他的聲音嘶啞，眼神低垂，並不看著觀眾。油漬搖滾在插電時的躁動，尖銳及不和諧，此時只剩下深沉平靜的憂鬱。

當歌曲結束時，Cobain 睜開眼看著攝影機鏡頭，羞澀小聲地說了謝謝，沒有多說其他，就繼續他的演出，再一次沙啞地，像是用盡全身力氣，像是嘔吐出靈魂。他湛藍的眼睛，像遠方的海，觀眾只見到深沉的顏色，如同觀海而得到一種寧靜，卻不明白海的洶湧，海的翻騰，海的哀傷。

整場演奏會印象最深的，並不是 Cobain 的作品，而是一首叫做〈In The Pines〉的古老藍調，歌詞寫道：

「我的女孩，我的女孩，別對我說謊／告訴我，你昨晚過夜之處何在？／松木林中，松木林中／太陽從不閃耀的地方／我會蜷曲發抖度過整個夜晚」

那個太陽從不照耀的松木林，彷彿就是 Kurt 生命處境的寫照，聆聽這首歌的同時，也嗅聞得到歌裡的金屬冰冷，鐵鏽，煙硝，甚至是血腥，而一切在一場雨裡發生，黑白色調，戰慄而迷人。到後來，我們才會明白他眼神裡的不可知，他的演出的迷魅，都來自於他命定如彗星一般的消殞，是一種死亡的誘惑。

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，Kurt 飲彈自盡。那一年他二十七歲。
搖滾樂是瀕死經驗。現在我懂。

幾年前我結了婚，半年就分手。我們沒有婚戒，也沒有登記。唯一留下的是我胸口上一行她名字的刺青。我過了一整年殭屍似的日子。那時我沒辦法聽搖滾樂。因為搖滾樂是要敲碎禁錮門鎖的那把榔頭，那些刺耳的噪音敲得我腦袋轟隆作響，我趕緊按下了停止鍵，我以為我會再死一次。

其實不會的。搖滾樂是通過死亡幽谷的生命。搖滾樂是火。搖滾樂是燃燒。

就像瀕死經驗，絕無可能用言語述說，雖然我未曾有過真正的瀕死經驗。話說回來，活著比起死亡，並沒有更容易被講述……而我在現場所得到的，我要怎麼樣才能告訴你？

二〇一七年看了「漂流出口」的表演。他們是一個油漬味道濃厚的 Amis 樂團，由巫尚、布姐菴、林肯三人組成，首張專輯《逆游》選擇在都蘭以現場錄音的方式進行，這一點總讓我對他們的音樂有更多想像，相信只要細聽也可以聽見海浪……在巫尚的吶喊，及布姐菴高亢而像是海面艷陽反光似的合音之中，總有一縷柔中帶勁的情感。每一次聽〈席紵〉這首歌，從讓人戰慄的「她從不會抱怨／她從不會反抗／她從不會懷疑／每當她要進入爸爸房間……」唱到「席紵在屋頂跳舞」，總能感覺到背後的悲痛，和一種試圖穿過一切黑暗（雖然不知道有沒有成功）的明亮。關於搖滾樂，我可以告訴你這些。

但我要怎麼告訴你，在漂流出口的現場，原本防衛性地插在胸前的雙手終於放

了下來，閉上眼睛，身體跟著搖擺……你知道烏茲塔克吧，愛與和平，嬉皮什麼的。只要你願意，每一次現場都有可能烏茲塔克。

那一天，在「漂流出口」之後，是「血肉果汁機」。

我站得離舞臺很近，卻在邊緣地帶，面對不熟悉的金屬類型，我雙手插在胸前，只想看看熱鬧。不久，主唱仲宇——或者說是「GIGO大神」——以及樂團成員們，大搖大擺地走上臺。GIGO有著一張長著獠牙的猙獰豬臉，後腦編了長長的彩色的髮辮，天靈蓋上有象徵宇宙中心的同心圓紋路。「GIGO」是那一張面具的名字，也是專輯的名稱。主唱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以那張面具作為形象，現身在任何以樂團為核心的公開場合，與其說「童仲宇」是血肉果汁機的主唱，不如說GIGO才是。

「各位準備好讓我看到你們的『hardcore dance』嗎？」GIGO說。他的聲音充滿挑釁。人群蠢蠢欲動。有人不時用「幹」、「幹恁娘」和中指回應臺上的團員，彷彿那是掌聲和歡呼的其中一種方式。而我還不知道什麼是「hardcore dance」，正疑惑著，在GIGO的指揮下，群眾像紅海被摩西劈成左右兩半。當鼓點和吉他噪音齊下，左右兩側的群眾像是對陣的兵卒，全速衝向敵方陣營，然後持續互相推擠衝撞著。

我目瞪口呆，耳朵裡還殘留著巨大轟炸以後的耳鳴，空氣裡隨著涼爽的秋風飄來的是群眾集體舞動摩擦後的體熱。第一首歌已經結束了。

在血肉的現場，搖滾樂是炸寒單，是蜂炮，是降乩……

一年之後我回到血肉的現場，是專場演出，我滿心期待。驅車前往 Live House 的路上，回想這些年，面對世界，我一介文科研究生，我的無能，恥辱，窮困，自卑，自大，以及無盡的失落。我需要信仰。我需要搖滾樂。

在 Live House，海藍與黃綠色彷彿珊瑚礁的舞臺燈光下，主唱用全新的面目登場，銀色的金屬質感取代了原先的肉色寫實，更像是一個頭盔，或是帶著貼合臉型頭盔的豬神。下巴處有活動的機關，看上去彷彿真的是豬在說話，豬在吶喊。

開始了。

吉他，貝斯，大鼓小鼓，衝擊耳膜，衝擊身體。我穿過人群，找到中央的位置，正對著主唱。閉上眼睛。在這搖滾樂的神壇之中，祈求帶走我的無能，恥辱，窮困，自卑，自大……「鬱卒海流，拉我走／Peter Peter take me out……」臺上這樣唱著，這首叫做〈一起下地獄〉的歌。當我睜開眼，吉他是海浪，鼓是岩岸，貝斯是海流，珊瑚礁一般七彩的逆光之中，我漂浮著……臺上忽然擲出一個寶特瓶，水滴在半空中噴濺，畫出一道弧線。水瓶就從我的左肩飛過，冰涼的水滴落在我的臉上。

Hardcore dance 的時刻，他們衝撞在一起，我聽見那些柔軟包裹堅硬的肉體碰撞的聲音，比臺上的聲響還要劇烈，那不就是我們的人生，我們遇見，我們分離，我們學不會，我們自作孽的聲音嗎？

接著，上面配合著鼓聲節奏下令：「請你蹲下，請你蹲下，請你蹲下……」下

面的人們蹲了下來，就像是等著鑽過鑾轎。「一！二！三！」全世界都在半空中，但我懷疑空間在無意識間被包裹傳送就像是電梯，穿過異次元降落到了海上，開始下潛，前往深海。跳，跳，跳，跳。放下雙臂，即使掌心密布著矛盾，此刻我也不再願意緊握。我聽從指示，像所有人那樣，把自己全盤託付，給臺上的神。

最後一首歌。祂唱道：「你若知你無明仔日／你會想去佢位走？」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。我應該「選擇生活」嗎？我還有生活而不只是生存嗎？面前忽然闖進一人，他緊閉著眼，甩動頭顱，恣意揮舞著他粗壯的手臂，周遭的人都退開了一步，讓他擁有一人專屬的 Hardcore Dance 舞池。我茫然地看著他張牙舞爪的動作。

聲響結束了。我的耳鳴一直到隔天才停止。那一晚我睡得很熟很熟。

有人說搖滾樂是憤怒。我回想那個盲目揮拳的身影，寂寞有時候粗暴得只剩下傷害別人，才得以獲得肉體的接觸。憤怒只是表徵。

在這樣一個沒有神的年代，各種活男神活女神被各別供奉在臉書，Instagram，推特或LINE群組。我輩投身信仰搖滾樂，供奉上個世代已死或老邁的吉他之神，參加一次又一次的祭典，在一輪又一輪的酒精和噪音催化下，各自沉淪，各自解脫。怎麼說呢。與其說我喜歡這種音樂形式，更像是在找一個信了有靈驗的神，或是一種吃了不會過敏的藥……

「永不相會的地平線／從沒實現的諾言／我著了甚麼魔？／竟能不斷勇敢向

前……」看看Tizzy Bac的歌詞，回想過去幾年的日子，著魔或者是失魂，然而要怎麼樣才算是勇敢？

我想起一場免費的音樂祭，在較小的舞臺等候Void的演出。下過雨的關係，草地成了爛泥，不影響聽眾的情緒，當主唱洪申豪的吉他奏響，人人都是chill的表情。人群之中我看見Z也在那裏。算一算，也許是十年不見。「如果你通了／請你快點對我說／生活的答案」，洪申豪唱著，我想他也知道，那是個永遠不會有答案的質問。但是Z閉著眼睛也是chill的樣子。

橙草的歌：

「別停下來／奔馳的循環／不過眼前的路還漂著灰色的塵埃／我明白／等待著我的也許不只有更多更難的阻礙／So goodbye my friend……」

該怎麼跟你說呢？我的生命，那些現場。躁動難耐。奔馳的循環。阻礙。生活的答案。著魔。向前。我沒有答案。繼續我們彼此衝撞的hardcore dance。別停下來，別停下來，別停下來……So goodbye my friend……」

* 評審評語

主題是寫搖滾，卻同時寫出對生活的摸索、徬徨和疑惑。這類題材很容易寫成硬梆梆的資料匯整，〈Hardcore Dance〉卻感性知性兼具：恰到好處的搖滾知識、人生的迷惑和反思，生命的追尋和傷痛。作者把搖滾跟生命寫成共同體。他在音樂裡找到人生的寄託和情感的出口，音樂是他的特效藥，可以治癒一切。文字準確，很有感情，是篇佳構。

——鍾怡雯

* 得獎感言

我一直在想，用自己的痛苦來換的文學，到底值不值得？但如果不透過書寫，過去的生命永遠不會過去。感謝那些在舞臺上燃燒的靈魂，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重生。感謝我的朋友們一直以來的鼓勵。